

## 小小说

## 中国地图

□侯发山

爷爷曾是地图绘制工程师，绘了一辈子地图，对地图有着特殊的感情。退休后，大多的时间，就是每天对着地图默默地看，有时还自言自语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。家里人的时候，不管是自家人还是外来人，总要给人家讲述地图上地名背后的故事。

其实，这些在别人听来都是故事，发生在爷爷身上就是事故。那时候，技术条件差，别说是卫星，航空测量都还是空白，需要带上大平仪、小平仪、经纬仪，实地走访、测量、标记。

在河南嵩山测量的时候，被三只饿狼盯上了，它们嗷嗷叫着，似乎不达目的不罢休。爷爷和几个同事当时还是小屁孩的年纪，给吓得哆哆嗦嗦，也没有应对之策，准备给狼当干粮的时候，附近几个砍柴的农民及时赶来，凭借手里的镰刀和棍子吓退野狼。在陕西榆林，正在工作的时候，天气突变，一时间飞沙走石，爷爷赶紧把衣服脱下来，打算盖到平板仪上，结果晚了一步，望远镜的一个镜片被石头打烂了。几乎同一瞬间，爷爷下意识地把仪器上保护仪器。结果额头上也被飞溅的镜片给划伤了。他到当地医院治疗的时候，认识了那里的一名护士，后来结为伉俪。奶奶曾感激地对爷爷说，若不是嫁给他，把她带进城，她早被风沙给“吃”了——她的家乡在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上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有二百天都是风沙……

这些有故事的地方，在地图上都被爷爷的指头给摸得黑乎乎了。可见，分享的次数有多少。爷爷九十多岁了，时而清醒时

而糊涂，特别是奶奶去世后，免不了唠叨他的“想当年”，大家也就见怪不怪，没有人跟他计较。

后来，孙子小兵考上了武汉大学，学的就是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业，毕业后，干的正是地图测绘。比起爷爷，小兵这代人的测量技术有了飞速的提升，除了航空测量，还利用人造卫星拍摄地貌代替测量资料，换言之，足不出户，坐在计算机前就可以测绘地图。

这天，小兵拿回来一张最新的《中国地图》。

爷爷两眼放光，兴奋地说：“赶快挂起来，挂起来！”

小兵就把那张老地图取下来，换上了新地图。

爷爷戴着老花镜，趴在地图上瞅起来。他一边看一边念叨：“黑龙江，黄河，长江……小兵，伶仃洋上咋有一座桥，新建的？”

“爷爷，这就是港珠澳大桥，连接广州、香港和澳门的。”

“这个桥建得好，建得好！”爷爷感慨不已，然后趴在地图上继续一点一点地瞅，“小兵，丹江口水库咋新增了一条支流？我看看，河南，河北，北京，天津，不对吧，若是支流，到天津这里应该入海啊。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小兵扑哧笑了，说：“爷爷，这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。”

“南水北调？就是当年毛主席提出的那个计划？”爷爷扑闪着昏花的眼睛，似乎有点明白了。

“对！”小兵忙不迭地点头。

爷爷满意地点头，接下来又趴在地图上瞄起来。忽然，他叫道：“小兵，榆林，毛乌素沙漠咋没有了？是不是忘记标了？”

“是啊，毛乌素沙漠呢？”小兵也吓了一跳，认真地瞅了瞅地图，然后看了看刚取下的老地图，皱着眉头说：“爷爷，要不，咱到榆林看一看？”

“好！古人为了绘制地图就是实地测绘，后人常常把地图命名为《禹迹图》，顾名思义，大禹的足迹。绘制地图就得眼见为实，哪像你们，唉！”爷爷说罢，又说，“只是我的腿不当下，怕是走不动。”

“爷爷，我开车带您去。”

“中。”爷爷爽快地答应了。爷爷退休后，几乎就没外出过。家人多次说要带他去旅游，他都拒绝了，说：“全中国我都跑遍了，山山水水都在我的心里。”

小兵开车带着爷爷，一边走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。到了榆林，到了毛乌素，望着茫茫无际的林海，爷爷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小兵忍不住说道：“爷爷，是真的，这是绿洲，不是沙漠！”

爷爷回过神来：“小兵，是不是你早就知道，故意骗爷爷来的？”

小兵憋住笑说：“爷爷，我是知道，但还真没来过……现在都是通过遥感技术来测量和绘制的。”

爷爷问：“现在的技术就这么神奇？”

小兵点点头，用自豪的语气说：“当然啦，通过采用人工智能进行地图数据收集和分析，目前已经能够高度自动化地生成高精度、要素丰富的高精地图，甚至道路上的虚线都能显示出来……”

好半天，爷爷都没说话。末了，他感慨了一句：“我也想再活五百年，在福窝里还没折腾够呢。”



广南八宝风光

梁凤英 摄影

夏把池塘填充得满满的，一河滩的莲池，碧水盈盈，田田的莲叶严丝合缝，看不见原先的河滩。一张又大又圆的荷叶，就是一把碧绿的伞盖，铺满了河滩，缝隙间水流脉脉，淙淙有声，像一曲优美的江南《采莲曲》。

满河滩的宁静能过滤浮躁之心，夏日里不时有文朋诗友，不止一次地来此放飞心情。漂在水面的绿色荷叶，静浮在夏日的燥热里，慢慢地滤去喧嚣。漂亮的河堤向两边肆意延伸，绿色的莲叶向两边尽情舒展，蝉声飘落得零零星星，隐藏在幽深的树阴，天籁地籁之声是从何处而来？各色的花儿，填补了绿荷留下的空位。

看不出风儿行走的浮动，连池边纤细的小草，也没有一丝微弱的颤动。仔细瞅瞅荷叶的缝隙间，有白亮点点，一串一串的气泡咕咕冒出来。平静的水面被拨弄得涟漪，泛起一圈一圈的绿色波纹。弯下好奇的腰身，定睛细细瞅去，那些刚孵化出的小鱼儿，正在水中尽情嬉戏，你看它们三五成群，穿梭在绿叶下面的池水里，并力追逐着自己的快乐。

荷叶在河滩一股劲地扩大，大成一把把撑开的绿伞，挡住那略显殷勤的阳光，荷叶下面便是一片清凉。鱼儿躲在那绿叶下面，丝毫感受不到夏日的灼热。

那些柔柔的水草，随水流飘摇。鱼儿轻盈地上下追逐，碰着荷叶的茎，碰着清水里的几茎草，荷叶和草就不时地微微动几下，把鱼儿的快乐谱成曲调。

谁说夏日的莲池是属于荷叶的，渭河滩如今成了鱼儿的乐园，这些擎着的绿色伞盖，正好供鱼儿玩捉迷藏，它们玩累了，又正好静静地躲在叶下，享受荷叶漏下来的几缕阳光。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”，这儿的方塘哪里是半亩，那是整整一个河滩！方塘里荡漾的是清澈之水，是一方再好不过的游戏空间。能偶尔看见，那团在绿叶面上的雨粒，像一粒粒晶莹的珍珠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明晃晃的水里，鱼儿调皮地摇着尾巴故弄玄虚。

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不知到没到渭河滩，他一眼便知道了鱼儿的快乐，濠梁之辩流传了那么久，这个典故里蕴含了什么至理呢？是淡泊名利，还是返璞归真？我在想，庄子对鱼儿的感觉，也许是感性的，那潺潺而流的清水，那招摇的水草，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戏，应该知足了。鱼儿的快乐是藏不住的，它们摇动的尾巴，把一切告诉得完全彻底。

诚挚的鱼儿不会遮掩，水浑时拼命钻出水面，水清时就游来游去。一汪清澈的水，就是它们最大的快乐！绿叶上几只小虫，几根水草，它们会快乐地相互追逐。看着鱼儿游来游去，我的心也随着飘摇，鱼儿游去无影无踪，痴痴地看着田田的荷叶，偶尔冒出一个令箭一样的荷花，我知道“鱼戏莲叶间”。

□王晓飞



## 鱼戏莲叶间

渭河滩的荷花是渭河滩的，这里没有小小的莲舟，满河滩绿色的裙裾，满河滩的舞女正在梳妆。那纤纤的素手不是采莲，那是用手机在拍照，英语是软绵绵的，香雪风情万种，诗却很美。新时代水务人定下的热烈韵致，诗歌的韵脚里是一个时代的豪情，远胜江南采莲的盛景呢。

## 母亲带回的那两把香椿

□颜巧霞

有一年，母亲去安徽弟弟家小住了一段时日。她一回家就给我打来电话：“从安徽给你带了一样好吃的，你赶紧拿来！”

母亲的话让我的心生了翅膀，迫不及待地去看她。她解开行囊取出一个白色塑料袋，又把白色塑料袋子拆开，两把嫩芽露在我面前。母亲乘了近6个小时的车，这两把嫩芽一点也没有蔫头耷脑，还是鲜嫩的模样。它们的色很特别，不像母亲种的小青菜那样纯粹的绿，也不像菜园子一角的黄芽菜那么简单。它们是红绿相混的色，芽叶的红色是枫叶的暗红，茎干的绿倒是碧翠的绿。芽叶椭圆形有可爱的锯齿，像一片片有着奇彩色彩的羽毛。

我不认识这两把嫩芽，问不识字的母亲。她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，尝尝（我弟媳）给你买的，我在安徽吃过了，香得不得了！”我抓起它们嗅了一嗅，有一股奇异的香味，心里有个呼之欲出的名字，这是不是“香椿”啊？

我把母亲给的两把嫩芽叶带回家。到家，曾做了多年农技员

的公公一眼看出：“这是香椿，我们这里市场也有得卖，多从外地运来，价格也贵，不是我们这里的家常菜蔬！”

没料着，与香椿的一场缘分是弟媳给的。弟媳打来了电话，她在电话里问：“姐，妈妈到家了吧？我别的也没啥东西给你，就让妈妈给你带了些市场上买来的香椿、豆皮、酱菜……”她接着在电话里指导我：“香椿切碎用来蒸鸡蛋、炒鸡蛋都好吃，也可以拌豆腐……”

她哪里知道我早就在多个作家的书中看到过有关香椿的食谱，她的指导当是“温故知新”。我把香椿芽切得碎碎的，大小仿佛豌豆那么大小，香椿切得越碎香味越大，真是粉身碎骨的香，整个厨房里都熏染了这香气。我取了母亲给的土鸡蛋，敲破在瓷碗里，把香椿芽的碎末倒进蛋液里去，往蛋液里倒上适量的食用油，又舀上一勺酱油，挑少许精盐均匀地搅拌均匀，上微波炉蒸，蒸出来的鸡蛋上了桌，滑滑嫩嫩，有特别的异香，瓷盘子不一会儿就满了个底朝天。



## 风铃花

□颜凤仪

向远方。几十朵淡粉色的花苞蓄势待发，像是过年前夜家家户门前的大灯笼，提前宣告了欢庆的到来。

突然，一朵初绽的风铃花闯进我的视线。她小心翼翼地展开花瓣，又不敢开得太盛，只小小地开了口，就像扒开了一扇狭窄的窗户外窥视，确保安全后才敢放心地舒展身躯。

这娇嫩的花熬过了多少颠簸

第二日把剩下的香椿接着切碎，放在鸡蛋液里搅拌均匀，开火烧热锅，倒油，油热，倒入鸡蛋香椿蛋液，小火摊煎数分钟，等蛋液成薄饼形状，用铲把鸡蛋薄饼翻过另一面，文火继续煎上数分钟，使铲子刀把鸡蛋薄饼切成小小的块，装盘上桌后，饭都不吃，就吃这香椿鸡蛋了。

吃着弟媳特地到市场上买来、母亲千里迢迢背回来的香椿，我想着张晓风写的有关香椿的文字，作家是在说她的父母亲无所求地给她许多的爱，就像椿树年年给的嫩芽。而我的亲人们没有椿树，也给了我嫩芽。这，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意？

后来，我也去超市买过外地运来的香椿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一样的制作步骤，那香椿蒸鸡蛋、香椿拌豆腐总没有弟媳买的、让母亲带回来的那两把香椿的味道好！

也许不是香椿的味道变了，只是我这个吃香椿的人的心境变了。食物只有怀揣百般心意去吃，才会有那份不可名状的好滋味吧！

和黑暗，才等来此刻的绽放！

我心里一动。一朵花，只需要阳光、空气和水就能生长——可这空气要新鲜，你从来不曾见过一株花在密封的玻璃罩里畅快绽放。在风到达的地方，她裹挟着来自远方的时候来看她，那是山谷里布谷鸟跃上枝头的一声低语，是千里之外密布的黑云中洒下的第一滴清凉的雨露，是另一朵花跨越万水千山而来的深沉爱慕。日暮的阳光下，你看见她轻颤的身姿，便悄然无息地了然了全世界的动向。

是的，你永远看不到一株花在密封的玻璃罩里绽放。她可以生长在峭壁悬崖摇摇欲坠的沙土中，也可以顽强地在青石板砖中挤出一席之地，可她就不能接受被隔绝的孤单的生活！

世间万物，总是有了水暖才有冰融；有了花开，才有一拥而上的蜂蝶。世间万物总是一物推一物，一环扣一环，每一个个体都离不开其他个体，正是在不断的被推动和推动中，万物不断成长。

想到这里，我拍下这朵风铃花发给朋友。之后，我脱下睡衣，换上衣柜里尘封的衣服，准备出门去拜访一个朋友。

## 宠物的牵绊

□席宵扬

自幼便渴望有一只宠物，却从未实现过。作为独生子女，我时常会感到孤独和无聊。不过对于动物的亲近和喜爱却并非孤独和无聊，我常常对毛茸茸的生物感到欢喜，对可怜的生物感到同情。但这些都是我想要的宠物的理由，宠物并不只是在孤独和无聊时用来消遣解闷的玩物，也不是用来满足自己心理需求的工具，它们是有血有肉、有思想有感知的生命，会与我们建立深厚的情感牵绊关系。

第一次是爷爷家养的狗。它是一条中华田园犬，传统称呼为“土狗”。爷爷给它取了一个同样土气十足的名字——虎子。乳白色的毛不像隔壁家的大黑狗那么柔顺有光泽，但耳朵尖上的绒毛在阳光下无比漂亮，让人想到春天的灿烂、冬天的暖阳。我疼爱它，它也喜欢我。每次我回爷爷家，前脚刚进门，就听到它欢快急促的脚步声和哈气声，吃饭的时候我们默契配合：我悄悄给它扔狗粮，它偷偷钻到我的肉，它偷偷钻到我身上狼吞虎咽。直到有一年暑假，我回爷爷家时静悄悄的，才知它不在了，我为此伤心了很久。

第二次是买的一只小兔子。小小的我每天蹲在小小的兔子旁边，看它啃食物、打盹儿，只是看着便感到满足。它陪伴我的时间仅仅只有一周，某天放学回家与往常一样匆匆地去阳台，却发现

它已经叫不醒了。

第三次是一只小狗。高三的学业压力和一些其他事情令我十分焦虑，情绪极不稳定，爸爸发现我和狗狗相处时会变得平静、开心，便送给了我人生中最特殊的一件礼物——六一。之所以叫它六一，是因为在儿童节那天它来到了我家。谁知，后来发现它竟然是一只严重行为问题的小狗，即便我很有耐心地陪它纠正，但学业的巨大压力让我也是有些力不从心。最终是它被送走了，送给了一位很善良的人。我相信，它是去迎接一段更好的生活。

这次，我的小宝是一只贪吃而活泼的小侏儒仓鼠。仓鼠是作为观赏性宠物来养的，想让它手上乖乖停留，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

我的小宝病了，虚弱的小腿没有一点力气，小鼻子一动一动，看起来令人无比心疼。我把它放地上，它用尽本就不多的力气，艰难地爬到我的手心，实在没力气了，便把头靠在我的掌心，那种感觉很奇妙。朋友和我带它去宠物医院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手心不断冒汗。那天夜里很热，我分不清冒汗的原因是热还是因为紧张。

小宝浑身发冷，为了帮它取暖，我一直把它捂在手心里。离开医院的路上，我不断观察小宝的情况。第一次，它在睡觉。第二次，它还好。第三次，它安静地靠在我的掌心呼吸……我慢慢放

下心来，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，这时才发觉自己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我一手捧着小宝，一手挡着风，和朋友去夜市。

凌晨一点，我坐在烧烤摊，摊开手掌，看见我的小宝翻了个白眼，蹬直了后腿，粉粉的爪子开始发紫，身体也没有那么柔软了……

面对满桌食物，我毫无食欲，好似有什么东西堵住了自己的喉咙，想哭，却哭不出来。

那夜，我把我的小宝埋在了花草丛之中，站在漆黑的夜里，想起它靠在我手掌上眯眼急促呼吸的样子，心里就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朋友说，她就是受不了这样的分离，所以才选择不养宠物的。可我，依然不能拒绝下一个小宝的出现。

人总是在无数的分离中穿梭生活，那些悲伤因为美好而存在，即便知道风会吹向远方，但下一次遇到风时，我还是会张开手掌，感受它从掌心拂过的气息和温度……

